

星期二

## 人间世相

####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豆腐、豆腐脑!刚出锅的,这是用南水北调的新水 做的,甜着呢,老少爷们都来尝尝啦!"一阵鞭炮的硝烟散 去,响起了德重大叔浑厚亲热而又激动的喊叫声。

人们已经有好多年不曾听到他的叫卖声了。乍一听, 让人觉得是那样的亲切,就好像有一股很熟悉的味道从喉 咙里窜了出来,人们忍不住围拢了上去。看着这一张张熟 悉的面孔,德重大叔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热豆腐和豆腐脑 与乡亲们阔别多年,终于又回到了人们的面前。他和儿媳 不停地忙碌着,诚心实意地为老少乡亲们捧上一碗碗热豆 腐或豆腐脑。他告诉大家,这是用刚刚送来的南水北调的 水做成的,水质好、味道正,再也不会出现让大伙不满意

德重叔嘴里说着,心里如是想着:南水北调,千里迢 迢把南方的水调到北方, 为老百姓送水, 这是多么浩大的 工程呀! 有了这优质的水源,他又可以和以前一样做他的 豆腐了,他还要把手艺传给儿子、儿媳和孙子,让他们和 大家一道在这新的时代里走向富裕,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嗯,不错,还是原来的味道。"

"这豆腐脑喝着似乎比原来的更好喝了!"

不由得又想起了往事种种……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下午,他刚到家,便听儿媳妇叫道 "爹,咱家这豆腐脑明天就不要再卖了吧,每天都剩下这大 半缸卖不完,白白糟蹋掉挺可惜的,还听人家说闲话……"

一阵阵的赞许声,让他心里无比的温暖,感动之余,

"咋能说这话呢,金玲,做生意就是这样,有好的时 候,也有孬的时候……"

"人家是说咱的豆腐和豆腐脑不好喝!"

"这没啥,人多嘴杂,众口难调,说啥的都有,等再 做的时候咱们把豆子的用量再加大一点就好了。咱不怕多 费那么一点豆子,我也做了一辈子生意了,晓得怎么个做 法,咱乡里人讲究个实在,做生意赚的是来回钱,只要咱 把良心放正,实实在在地把豆腐脑做好了,就不怕没人

"可是……"媳妇欲言又止。"今天的豆腐脑也是您亲 自烧的,人家说喝着就像是咸菜汤,越来越不如以往了。 还有人说,做生意的人越做越精,谁都骗……"

"啊!他们竟然这样说?"德重叔的心猛然间像被谁用 针刺了一下, 无比疼痛, 凭良心讲, 他不是那样的人。自 打他做生意以来,一直秉承祖训,秤平斗满,童叟无欺, 不发不义之财,没想到人们也会这样说他。

德重叔祖上虽然也在这个村上住, 却不是庄稼人, 是 由外乡逃荒落脚在这里的,由于他家没有土地,便干起了 磨豆腐营生。磨豆腐需要用大量的水,他们就在自家的院 里挖了一口井, 井不深, 水质却很好, 做饭烧汤都很有味 道,不但满足了自己使用,也方便了周围邻居。也许正是 由于这井水的原因,人们都说他家的豆腐格外好吃,所以 生意一直都很好。几十年来,靠着一盘豆腐磨和这口水 井,他们一家几代人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岁月。新中国 成立后,他家和全村人一样,先是分得了土地,后又走上 了集体化道路, 卖豆腐的生意便从此丢下了。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他就重操旧业,干了几 年后觉得不甚理想,因为村上闲人不多,半晌里吃热豆腐 的人寥寥无几,一盘豆腐往往要卖上一天。旧社会卖豆腐

图的是养家,一天卖一盘豆腐,除了极少的利润外,剩下 来的豆腐渣可以充当粮食,让全家人不至于挨饿;但那种 受苦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回了,新时代的人们,都在使利益 扩大化。

走着说着观察着,他就发现了商机:有好些打工的人 早上大都来不及做饭,便草草凑合一顿了事。于是,他决 定兼卖豆腐脑,这样正好可以发挥他的行业优势,一举两 得,何乐而不为? 本来就是实在人,又薄利手轻,技术老 道,人家用石膏点豆腐,出的豆腐多,但是味道有点苦; 他却用传统的卤水点豆腐,虽然出豆腐少一点,但味道 正,很受大家欢迎。于是,赚来了大家的口碑和不菲的经 济收入。

几年下来, 眼见着家里家外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德 重叔喜得合不拢嘴。然而,日子长了,他就听到一些别的 议论,说是他的豆腐没有以前的吃着筋道了、豆腐脑也不 如刚开始那几年喝着有味道了、豆腐脑块儿太小了等,甚 至还有人说:"卖豆腐挣的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他不卖 假凭什么发财?"开始,他并未往心里去,心想:一人不趁 二人意, 众口难调, 卖吃食尤其如此, 只要凭良心做事, 大家伙终究会明白的。可是, 生意还是日渐萧条了下来。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是自己年迈,技不如前了吗? 为了生意,他比以前加大了豆子的用量,但还是不成功。 他心里着急, 专程到市里那些大的豆腐坊虚心求教。同行 的师傅们首先问他用的水源来自何方, 他说用的是自家浅 井里的水,并强调过去祖辈一直就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师傅说:"你的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水源上,很多地下水 源都被污染了,不但会使你的豆腐做不好,恐怕连做出的 饭菜味也不如从前了。"师傅的话他认为有道理,但他又不 想承认自家的水源不能用了。于是,他回家后就买了几大 桶纯净水做了一次试验,没想到却出奇的成功。

怎么办? 为了让这门手艺延续下去,他做出了一个重 要决定:重新打井!说干就干,他请来了本村的打井队, 重新打了一口二十米的深井,是原来那口浅井的好几倍, 结果做出来的豆腐还是不好吃。他不甘心,但又无奈,只

2013年的一天,他要下地干活时,村委会主任叫住了 他,说南水北调工程从村里经过,要占他家的地。"嗨!不 就是给几个钱的事儿吗, 咱又吃不上水, 不操那份心, 你 看着办吧。"德重叔说罢,抬脚就要走。

"谁给你说咱们吃不上水了?这条东西管道主要就是 供应咱们吃水用的,并且,开工以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 们去做呢。再说了,这是国家惠及民生的大事,通水后, 你家的豆腐坊又能开张了。"

德重叔站住了, 眼睛瞪得大大的, 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愣了好大一会才说: "只要是真的, 我那地不要钱也愿意!"

眼下的德重叔,眼睛清亮了许多,也开阔了许多,就 连那田里虫儿的鸣叫声也格外的婉转悦耳。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德重叔比谁的腿脚都勤快, 没 事就到工地上看看,再回去告诉人们,那水沟挖得有多 深、水管子有多粗、每天放进去了多少根管子、估计什么 时候竣工等。尽管这些事大家都知道,但他还是要说出 来,不然就不足以显示他对此项工程的重视。

通水那天,当人们看着那自来水龙头哗啦啦地喷珠吐 玉、尽情欢呼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泡上了上好的豆子……

## ■诗风词韵

## 最美的赞歌

请原谅我还是一个莽撞的孩子 在您70岁华诞时,只能掬一捧山间的清泉 把我无限的祝福奉予您,请接受吧——我的祖国 这可是我诚心酝酿而成, 盛满了对您的深情厚意 如同号角唤起我童年美丽的梦 又如同江月照亮我生命的历程 当金色的阳光洒向我的全身, 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 焕发出美妙的青春情愫, 年少曾跌落的梦, 又在这里复苏 当我疲惫之时, 您就像一首轻音乐 缓缓融入我的心间, 让我以期待的眼神 默默地关注着您洒脱的脸庞, 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跋涉于生命的历程, 您艰难行进 不管征途中双脚打磨出多少血泡 任凭灼灼烈日炙烤您硕大的身躯 婆娑在砾石之间, 您没有屈服, 且永远不会屈服 在冥冥追求之中, 您已学会把毅力搁在重锤之下 将意志放在火炉中熔炼, 而此时的您 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坚持不懈地, 向前迈进 啊!我的祖国。当您越来越远地离开行进的起点 您把您的追求渐渐地铸造成, 一把铮亮的剑 您把人民的愿望编织成, 一个伟大的梦想 祖国, 我们深爱着您 千帆竞渡, 哪一艘是我驶向您的风帆 我仍在您的关怀下奋然前进 我要采颉澎湃大海中最耀眼的骊珠 攀登至雄伟高山的顶端 为您——我的祖国!唱出我心中最美的赞歌!

## 祖国母亲

### 祖国母亲——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

记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说,谱写着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代代华夏人 以中华巨龙的豪气, 以勤劳勇敢的精神 以坚韧不拔的毅力, 以波澜壮阔的斗争 守卫着华夏的大地生灵, 守护着华夏的群山江河 传承着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血脉 创造了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 五千年的历史 谱写了中华民族难忘的回忆 祖国母亲——您历经考验 我们不会忘记, 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 乌云密布, 民不聊生,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企盼着翻身解放, 仰望着和平安康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像一颗光照人间的启明星, 承载着解救劳苦大众的使命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祖国母亲——您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了 天安门上第一面红旗冉冉升起 鲜艳的五星红旗, 是那样富有生机 指引着各族人民前进的方向 新中国七十年的成就震撼全世界 一代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继往开来 祖国母亲,我赞颂您的美丽;祖国母亲,我赞颂您的坚强 我赞颂您的情怀, 把中华民族命运始终牢牢把握 我赞颂您的精神, 改革勇往直前, 开放气势磅礴 祖国母亲, 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继续谱写民族复兴新的篇章, 愿祖国明天更加美好辉煌

# 历史不会忘记

#### ■盛唐书童

翻开近代中国的记忆, 历史不会忘记 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被奴役、压迫了一个多世纪 在那无尽漫长的黑夜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像一缕曙光, 让劳苦大众终于看到天亮的希冀 从"八一"起义到长征两万五千里 多少次生死存亡的关头, 是党 带领我们力挽狂澜、走向胜利 爬雪山, 过草地, 顶着炮火连天, 冒着枪林弹雨 无数革命先烈, 抛头颅, 洒热血, 万众一心, 前赴后继 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 打赢了三大战役 终于迎来共和国的成立 历史不会忘记, 那段屈辱的岁月已经过去 一轮耀眼的红目已从东方冉冉升起 历史不会忘记,祖国建设中的楷模 雷锋、焦裕禄、王进喜……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 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不负人民,凝心聚力 四个全面, 五位一体; 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祖国不会忘记 新时代已经开启,民族复兴中国梦把心凝聚 华夏儿女共祈愿, 伟大祖国终统一, 东方巨龙永屹立



篆刻作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作者:边遥

# 街巷寻珍

# ■张文明 在沙河上,雄踞两岸

沟通南北的木桥,细数起 来,也只有两座:一座为 1950年抗美援朝时,在今铁 路桥以西修的过火车的木 桥,一座为1958年时,在解 放路大椿树码头(即今铁路 桥以东)修的过车马行人的 木桥。

铁路东的木桥, 是座公 路桥, 也是一座半水桥, 一 入秋季,河水暴涨,泄洪不 便, 久便被拆掉了。1958年 此桥建成后, 我骑自行车去 沙北的五里庙时, 曾经走过, 由大椿树码头下坡, 至半中 腰, 驶向木桥, 往河北沿。说

是木桥,其实河南沿尚由木船搭就。严格说来,是由船 和木桩混合搭成的一座木桥。

铁桥以西的一座木桥,是用来过火车的。1950年建 是座铁路桥,由于好多人不知道此桥的用处,仅记 得人往车来的公路木桥,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误认为 漯河仅有一座大椿树码头旁的木桥。热爱桥梁文化、编 撰《中原桥城·漯河》一书的刘志杰先生,与我邂逅 时,也没能幸免。为了证实我说得不谬,2017年,在河 水枯涸时,我曾邀孙爱国先生拍摄过铁桥以西露出水面 的木桥桥墩的木桩, 果如我所说。

那是1950年,我正上小学。沙河以北,架起打夯的 高耸人云的三角形架子,由一群人拉起数百斤重的大铁 锤,开始了在河中打夯,引来好多河南沿的人观看。只 见一声哨响,几十人拉住粗绳就朝后跑,待大铁锤拉到 三脚架的上端,又一声哨响,手中的绳子一松,"哐"一 声巨响,砸在木桩上。就那么一锤锤、一下下地打桩, 经过许许多多的日夜,建起了木桥桥墩,建成了过火车 的木桥。来此观看建桥的市民,一度络绎不绝,其中, 时常可以看到那位提着篮子叫卖"冰糖、薄荷"的老人 身影。直到1966年,我到郑州铁路局桥梁大修队参加工 作后,被分配到一分队一工班干活,谈起当年漯河打木 桩的事,方知道我们的工班长王明道,就是当年打木桩

过火车的木桥建成通车时, 更是引得成百上千的群 众赶来观看,人数之多,不亚于当年看火车的人群。为 安全起见, 漯河工务段不得不派出大量人力, 维护秩 序,并做好安全防护。火车隆隆过来了,还没到桥头, 速度就慢得犹如蜗牛爬一样, 只见火车头大轮的转动杆 缓缓地移动,车轮慢慢地朝前挪着,基本上跟人走差不 多。直到火车头过了桥,方提高速度,牵引列车进站、

别看木桥桥墩密密麻麻, 犹如建房的脚手架, 对于 上百吨重的火车头来说,驶上去就要慢慢地爬,才能保 证安全。这种过火车的木桥,由于桥墩过密,一到涨水 期间,漯河工务段的工人就要在每个桥墩旁严防死守: 打捞顺水飘来的树枝草稞等杂物, 防止堵塞桥洞泄洪, 以免桥被大水冲掉。太费事,也太不安全,不久,在建 起永久性的水泥桥墩和钢梁后,木桥随即被拆除。

拆掉木桥, 水面上的好办, 三下五除二即可清理。 水面以下的,就没那么容易。那时施工队没有潜水员, 拆除木桥墩时,能拆多少是多少,故而留下了一些没能 拔掉的木桩,参差不齐地留在河床上。

解放路公路桥就不一样。本来就是个半水桥,又加 上不是全打了木桩,拆除起来就相对容易,所以没能拆 除的木桩就较少。由于走过解放路木桥的人数较多的缘 故,人们对其印象较深;而铁路木桥不准行人通行,人 们对其记忆淡薄, 年深月久后对铁路木桥没了印象, 也 不足为怪;有些人将其混淆,总认为漯河只有一座木 桥,也在情理之中了。

## 文化品评

# 梅香盈怀 诗味悠远

#### ■许新霞

近日翻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和毛泽东同志反 其意所赋的咏梅诗,越读越感觉诗中韵味浓厚。我穿越 时空隧道,想象着诗人与伟人共同以雪为题,分别借诗 抒怀的情景。

陆游手捋长髯,放眼眺望,迎冽冽寒风,吟道:驿 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 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 香如故。寂寞、孤独、无依的梅花,与凛风寒雨苦苦争 斗,忍众妒奋力挣扎,即使零落成泥被碾化成尘,也不 放弃梅的芳香,生命的本色,突显梅的傲骨。

伟大领袖毛泽东背双手迎风而立,凛冽寒风吹动衣 角,撩起发梢,只听: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 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主席眼中的雪中梅,不 畏严寒,敏锐感到春将来临,即使寒天冻地,也要唤醒 百花,待百花争艳时,她尽施芳香,静静分享百花闹春 的喜悦,而退隐丛中,凸显梅的坚毅、自信、尽责、洒

诗味悠远,诗中蕴含着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之不 同,面对不理解,我听到一个孤芳自赏者的哀叹,一个 胸有世界者的情怀;面对困难,我看到一个困惑无助之 人的焦虑,一个星火燎原之人的坚毅;面对挑战,我感 到一个迷茫孤苦者的无奈,一个激流勇进者的自信;面 对未来,我体会到一个守身如玉者的执著,要留名于人 间的自我;一个共享春光者的喜悦,要功成身隐的超脱!

分析原因,应该是初心不同:一个是无意苦争春, 个是俏也不争春。一个想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对众 妒的无辜与无奈;一个尽力绽放生命,追求无悔奋进的 人生。同样是雪中寒梅,同样在寒风苦雨中绽放,同样 要枯萎凋零,但一个凋零后留下内心的执著、争斗与悲 苦,一个绽放后留下内心的坦荡、欣喜与满足。

很多人以为,只要努力就会收获人生的幸福。但真 正努力踏上人生之路后, 你会发现, 决定你走多远、走 多稳的,并不是才能,而是每次面对不同境遇时的选择。

胸怀是决定做什么选择的根本所在! 如果心中念念 的总是狭小的自我,就会像陆游笔下的梅,即使迎寒绽 放也悲苦万分,处处争斗缠身,体会不到生命的真正乐 趣! 如果心中承载世界, 尊重自然, 即使寒风苦雨, 也 认定使命,那么所有困顿与严寒,只能成为生命绽放的 陪衬,梅之芳香更加宜人,梅之色彩更加娇艳!

## ■流金岁月

# 远去的吆喝声

#### ■梅雪有梦

[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我,还是一个孩子。那时,每个 村庄只有一个代销点,所售商品尽管物美价廉,但因为村 人们大多囊中羞涩, 所以代销点的生意是门可罗雀。

记忆中,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走街串巷的卖江米糕 的货郎了。那些货郎拉着架子车,车头总放着一只镶着玻 璃框的大木箱,分为好几层,在我眼里,那只大木箱不啻 潘多拉魔盒,里面有花花绿绿的头绳、大针小针顶针、木 梳小镜子、五颜六色的气球、小小的口哨、晶莹剔透的糖 豆儿……但它们对我的诱惑力都不大。

我更在意的是车尾放的一大塑料袋江米糕,它们无时 无刻不在诱惑着我。每天,那些货郎拉着架子车,手里拿 着一个拨浪鼓, 边走边拨弄着, 有的巧嘴货郎还吆喝道 "找头发换针,换江米糕! 江米糕江米糕, 老婆吃了不弯 腰, 江米糖江米糖, 小孩儿吃了不尿床! 拨浪鼓摇三摇, 乡里大姐都来瞧, 买大针买二针, 还有你喜爱的绣花针! 东一找西一找,不能使用的烂塑料,东一瞅西一瞅,还有 家里的麻绳头,拿来换俺的抹手油……"这声音的魔力很 大。每每听到这样的吆喝声,大姑娘、小媳妇、小脚老太 太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便如同过年一般倾巢而出。大姑 娘小媳妇一般都是换头绳、皮筋、木梳、胭脂之类的东 西,老太太从墙缝里抠出攒了一年的头发,讨价还价之余 无非是多要一根针, 小孩子在家和街上来回穿梭, 把家里 的破铜烂铁、麻绳头、塑料鞋底、塑料布从旮旮旯旯里都 找出来,目的就是多换一片江米糕。那江米糕是圆片,晶 莹剔透的白色,人口即化,只要吃得一片,霎时五脏六腑 便被舒化得妥妥帖帖。

记得有一次,因为贪嘴,我把家里的一只铜制的老鳖 灯拿来换了好多江米糕,正得意忘形地吃着,便被母亲狠 狠修理了一顿。

吃着江米糕,我们也不忘戏谑,那对话极为有趣,至 今记忆犹新:"换江米糕的, 恁是哪儿的呀?""俺是安徽界 首的呀,小孩。"我们"轰"的一声笑了:"呀,还有这么 笑人的地名?安徽'解手'……"任凭换江米糕的货郎怎 样解释,我们就认定是"解手",并且认定那个地方是贫穷 的代名词, 因为所有换江米糕的都说是安徽界首的。以至 于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村里有一位在广东打工的 姑娘, 谈了一个安徽界首的男朋友, 她父母百般阻挠的理 由,就是嫌那个地方太穷,家家户户风餐露宿地拉着架子 车换江米糕。

依稀记得,那年腊月二十左右的一个傍晚,大雪纷 飞,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一个年轻汉子慌里慌张地敲开我 家的大门,恳求着说:"大姐,孩子发烧,能不能给一碗热

水喝?""孩子在哪儿呢?"母亲问道。顺着那汉子手指的方 向,门口的架子车上堆满了换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 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被子里,躺着一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 小男孩。母亲伸手一摸,孩子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她二话 没说,就走进厨房给父子俩做了饭,看着他们吃完,又拿 出珍藏的犀牛角刮了一些, 小心翼翼地给那个男孩喂下。 雪越下越大, 母亲又安排父子俩住进我家的柴房。三天 后,孩子痊愈了,父子俩才依依不舍地跟我们全家道别。

我上初三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冬天,不过没下雪。那 个叔叔又来了,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江米糕,他对母亲说:"大姐,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卖江米糕 了。如今家里生活好了许多,我这次来就是顺便看看你, 过了春节我就要去上海打工了……"留在我记忆中的安徽 界首印象,依然是贫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吆

今年三月的一天, 我漫步在街头, 在一家小店看到了 久违的江米糕,我当即买了十元钱的。边吃我边拍照分享 到一个文学交流群里, 一石激起千层浪, 文友你一言我一 语地共同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人再次惟妙惟肖地重 复了那吆喝声……十元钱的江米糕一扫而光,我和孩子的 味蕾竟然没有得到满足。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光临小 店,店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批发商断货。小小的江米 糕,竟然成了奢侈品,我和孩子只好一遍遍地在回忆里想

今年七月,我去外地学习,吃饭时和几位安徽界首 的文友坐在了一起。谈笑间,我说起了江米糕,说起了自 己对江米糕的留恋之情。一位文友告诉我说:"江米糕如 今已经是界首的支柱产业,采用了集约化生产,开发出了 多种产品, 你说的是原味的, 新产品还有江米糖、雪米饼 等几十种产品,已经远销售到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甚至 还出口到了日本、东南亚等国, 供不应求呢。技术人员鼠 标一点,网上订单就成功了,哪还需要走街串巷地叫卖 呢?"另一位文友打趣道:"妹子,把地址和手机号告诉 我,我亲戚有在那厂里上班的,回头我给你快递过去一 些。"我们哈哈大笑。

想不到,时光荏苒,在物质匮乏年代成为我们稀罕物 的江米糕,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成为稀罕物。

-个人静下来时,耳边似乎总响起那种吆喝声,我就 想:不知是哪位"货郎"把这个产业做强做大,让江米糕 走向世界。这里面,有没有当年那位货郎叔叔和那个小弟 弟呢?又有多少货郎把喊声喊出了中国呢?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不正是祖国进步的体 现?不正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最好见证吗?